



孔子家語卷之五

柳陽何孟春 註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苦於道願息而

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詩商頌

恪者敬而無失之意事君之難也事君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

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既醉

之篇註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事親之難也事

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齊之篇刑法寡德之妻言賢也御治也

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子兄弟然後洽于家邦自家刑國也

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既醉之篇言相攝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

則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豳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

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墻

宰如也嶺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墻丘隴宰當

如高貌嶺與嶺同塞也鬲謂隔絕列子作宰子貢曰

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子貢攝齊而前曰弟

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力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

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

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

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

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

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

也如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盥

指兮乃止播耳不知與時至易遠兮此之謂君子所

論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乎亦此意○子路

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樹栽植

手足胼胝胼指勞也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韓詩

曰有大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何也孔

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一作與色不悅順一作與

論語子貢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盡然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
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是孝在古之
於順辭悅色敬其身以事親而不專於養也

人有言曰衣與繆與曾不爾聊繆與之衣而繆也

精則不聊賴於汝也或曰繆繆也言雖衣服我綢繆不

我而下敬不順則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依子教家

語云人與已不順欺也王肅云人與已事實相通不

爾聊無依子教之文王肅所云人與已不順欺也今

今本亦無之揚倅註荀時所見者今無所於考矣

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盡力以養其親無此

三者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由居晡作孔子吾語

汝雖有國士之力國勇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

勢不便也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

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

名也荀併韓○孔子自衛入晉哀五年孔子年六十

適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孔子既不得

用於衛見趙簡子歷聘紀年佛胙名子欲往會簡子

使人來聘遂入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及舜華

簡子名鞅犢一作鐸竇犢史記又作竇鳴犢舜華國

語云鳴鐸竇犢則竇犢字鳴犢也說苑作澤鳴犢犢

舜華一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

此命也夫子華子書孔子轍環於河罾而弗濟援琴

之辭子貢說死作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

犢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

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乃從政丘聞

之剗胎殺天則麒麟不至其郊註曰麒麟竭澤而漁則

蛟龍不處其淵蛟龍無角曰蛟史記作覆巢破卵則鳳凰

不翔其邑雌曰鳳雄曰凰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

義也尚知避之況於人乎哉史記大段同劉向新序

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

船中河安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

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也使丘不濟此水

者命也夫說苑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魯有丘立

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

之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

觀曰云云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

犢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

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剗胎焚

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則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

鳳凰不翔丘聞之君遂還息於陬鄉此鄉非魯之陬作槃操

子重傷其類者也

以哀之

樂府琴曲名史記作槃操詞曰周道衰微禮

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氣鶴首馬顧之慘焉心悲升車

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

息取傷子道窮哀彼無辜翔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

所好其樂只且自是反乎衛歷聘紀年作自蔡如葉

去葉反蔡○孔子之宋定十四年十月孔子去衛將匡人

簡子以甲士圍之史記孔子過匡顏刻為御以策指

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匡人於子路怒奮戟

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因拘焉

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音烏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

之惡者乎世俗之惡好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

是丘之過也若以迷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為咎謂

也則非丘之罪也說苑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

路怒奮哉將下禮樂之不脩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也則非丘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說苑同莊子曰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向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先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先窮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記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也致堂胡氏曰穆公末年武子之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暨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生使有兩武子則可若德愈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年矣何子長之疎也

○孔子曰不觀於高

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

不觀於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

在此則知患而有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身說苑作

所警而可無失矣○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伯玉名瑗彌子瑕不肖

反任之子瑕一史魚患之子魚數以諫靈公而不從

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在衛

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

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汝置屍牖下

於我畢矣畢一作足禮飯舍於牖下小斂其子從之

靈公吊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

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殯之於客位于西階賓進

遽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去聲之新序史魚死靈

北堂門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

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

又以死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遽伯玉而進

之為卿退彌子瑕徒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

死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論語直哉史魚邦

如矢是也苟卿謂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

也何哉仲子吾弗論史魚之直見補孔子而不能免

卿之請其盜名益見卿之操論其刻矣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子生

曰弱未嘗能言之時而即言所以為神靈也

而聰明史記幼而齊循長治五氣五行之氣謂春甲

氣之類是也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度四方度四方而

牛乘馬牛任重擾馴擾馴也周禮有服不

熊羆熊羆是也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炎帝者神農之

虛黃帝所名帝榆罔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

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命風后力牧常先大

鴻以治民風后為相力牧為將或曰風后三公也力

世傳大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

說史記作死生之難播時百穀時讀曰時穀者禾嘗味

草木仁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史記迎日推策

辰水披上石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生萬

民生養萬民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靜淵以有

謀䟽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任地任其所生履時以

象天履踐而依鬼神以制義敬事鬼神因治氣性以

教衆理四時之氣五行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

北至幽陵幽州南暨交趾暨及西抵流沙張掖居東

極蟠木蟠木者東海中有山名度動靜之生小大之

物史記作動靜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底平屬張也

宰我曰請問帝黃帝曾孫一名交孔子曰高辛張晏

曰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後天生而神

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史作普不於其身聰以知遠

明以察微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仁而威惠而信脩

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

之訓誨利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作歷明弦望晦

迎之過明神鬼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

史作其色郁郁其德其動也時應天其服也土從地

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

子曰陶唐堯有天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

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史作伯夷典禮書伯夷

夔龍典樂書夔為典也流四凶而天下服舜言於帝

凶共工驩兜三苗鯀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輦所及

莫不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舜有天下號虞孝

友聞於四方舜年二十以孝聞陶漁事親舜耕歷山陶澤寬裕

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

大命依于二女堯以二女妻舜舜居媯汭內行彌謹

道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四岳九官率堯

舊職恭已而已論語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天平

地成巡狩四海書歲十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

適諸侯五載一始書五年巡狩一始書五年巡狩者一諸侯來朝者四

也三十年在位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年乃即帝位

也嗣帝五十載代堯踐帝位歷五十年史記作年五

一代堯踐位又三十九年南巡以陟方岳死于蒼梧

之野而葬焉書陟方乃死孔安國以陟方訓升遐既

紀帝王沒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復以今家語陟方

岳言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陟

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于蒼梧之野與孟子云卒

于鳴條不同則又有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

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

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此家語所謂

九嶷是為零陵則司馬子長附會之訛而啓後學之

疑者

宰我曰請問禹

孔子曰夏后

其德不爽

其仁可親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其言

可信聲為律語言合身為度行法度合疊疊穆穆疊疊不倦

穆穆深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鑄九鼎享上帝鬼神其惠為

民父母四海會同六府孔脩而民得其養也左準繩右規矩準繩規矩所以為平

直員方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

下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伯益即臯陶子五歲而贊禹也與六

師以征不庭不庭不朝王庭之人也四極之民莫敢

不服五帝德篇大戴記有之其言比是為詳然其書今亦無完本其乘龍駕雲之事不過滋荆山鼎

湖之証形車白馬之飾何取於茅茨土墼之庭春故不復補焉史記首卷中語多本於此子長數五帝與

此同而諸家問有不從安定胡氏曰仲尼繫易尚象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黃帝堯舜氏蓋以

是為五帝樂及顓辛太史公所載持形容之虛語耳朱子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

不錄其非史記皆執易傳為言求音舉此相證然則世本有分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而謂少昊顓頊帝

密堯舜為五帝者其不可從又明矣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

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

木金火水及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五行各行七

十二日化生長育萬物莫不成也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理物者也而後

世說者皆為之名字如東方靈威古之王者易代而

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有尅五行更王始終相生亦象其義也如以木德王則改其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

是以大皞配木伏羲氏木炎帝配火大庭氏赤黃帝

配土軒轅氏黃少昊配金吳天氏白顓頊配水高陽

稱指配五行者言之故也周尚書洪謨曰周禮王祀

於四郊則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

也家語孔子以為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

之五帝者是也漢祀五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謂昊天

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又據緯書為之名字

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協光紀

中曰含樞紐殊不知紫微之有天皇大帝者以其神

獨尊有皇天上帝之象太微之有五帝座者以其星

叢聚各據方位有五帝之象不可指此六星以

為上帝及五帝也如日星有日之象月星有月之象

豈可指日星月星為日月乎鄭說怪誕王肅筆揮之

以為非五天帝乃太皞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之五人

帝信齋揚氏又非之謂果五人帝則五人帝之前乃

無司四時者乎而引程子形體主宰之言以為五帝

乃天之別名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然如其說則

祀五帝即祀天而周禮何以祀天之外又祀五帝哉

先儒懼其與天均稱為帝尊卑無別故謂帝一而已

焉得有五蓋古人質朴以五行之神有盛德大功克

乎宇宙故稱為帝亦猶後世庶人之考妣皆稱為皇

考皇妣云爾然而或又謂五帝既稱為帝則其序當

在昊天上帝之下而大宗伯序天神地祇人鬼自昊

天上帝以及四方百物皆在所祀而獨無五帝之祭

六器之禮天地四方有定數而亦無五行之神者蓋

宗伯始云兆五帝于四郊家語以為五行之神者蓋

天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分而為五行不在天之有陰

陽五行猶身之有魂魄五臟陰陽五行不在天之外

魂魄五臟豈在身之外哉况五行之精著象於天則

為五星分位於地則為五方布於四時則為五星形

於庶徵則為五氣今所謂五精帝者以為五星乎則

五星有標燎之祭以為五方乎則五方有玉器之祭

以為五辰乎則四時有泰昭之祭以為五氣乎則雨

暘有水旱之祭燠寒有寒暑之祭風有風師之祭是

陰陽五行之氣克塞兩間發生萬物者即天道流行

之妙自其克塞兩間則已該於昊天上帝之祭自其

分敬而言則謂於各有其祭是祭上帝之外不
應又有五帝之祭也或又謂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
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祠
炎帝漢高增以北時祠黑帝蓋周禮之五帝或秦漢
儒者因五時帝而增入其說耳
康子曰大皞氏其始之水何也孔子
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水水東方也萬物之初皆出焉
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水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
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勾音鈞正
有芒角也其祀重祀於戶祝融為火正
也祝大也融明之其祀於竈其祀於井其祀於
其祀於門其祀於井其祀於井其祀於井其祀於井
土正土為群物主故曰后土其祀勾此則五行之主

也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雜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

行之官名也言但主五行之官五行佐成上帝而稱

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屬類也舉太皞

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天

少皞氏之子有四叔叔如叔世之叔謂其後曰重曰

該曰脩曰熙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

左傳鄭子產曰金天氏有裔子曰顓頊項氏之子曰黎

昧為玄冥師昧豈即脩熙別名歟顓頊氏之子曰黎

世本作顓為祝融左傳晉士弱曰陶氏之火正陶伯

項曾孫與此不同陶伯帝嚳高辛氏之子

也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
業為官職業者能之效職者官之守重能水為勾芒

蔡墨所譯實能令才及水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者也
黎之為祝融是能火也勾龍能水土有功是以為后
土也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謂生為上公生則封以
五官之後能世脩其職業也

死為貴神死則享以貴神祀別稱五祀不得同稱帝五祀上公之神

耳故不得稱帝五正不及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

之德各有所統各有相屬也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

在木家而尚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赤所以問也如木次火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之次水也殷人用

水德王色尚白水之次木宜尚青而周人以木德王

色尚赤木之次火也呂氏春秋凡帝王之興也天必

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

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

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

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

時天先見火赤鳥雉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

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

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

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云云其言夏殷周所尚之色

與此不同殆亦有所本也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

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火之次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土之次金宜尚白而土者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

於木故尚青也淮南記有虞氏之祀社用土服尚黃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費魯季氏邑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未問政於孔子子曰以

嘗肯臣季也此者之誤也

德以法一才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

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

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之為

政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周禮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

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子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叙事之

命九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九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

命九之賞賜亦知之內史掌王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

貳之凡此實王左右手之任也以德法為銜勒以百

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人為手一四字無此以萬民為馬

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

也天子御者也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

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

即不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

無聲而馬應不待可叱而轡策不舉而極千里極至

南子曰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緩急之於

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

得於心中規取道致遠而力有餘誠得退履繩而善御民

者壹其德法壹均也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

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

之而兆民懷之書曰天命無親克敬惟古之御天下

者以六官總治焉周官六卿分職率其屬冢宰之

官以成道冢宰治也天官是所以成道也司徒之官

以成德徒眾也主民衆地官是所以成德也宗伯之官

以成仁治神人和首春官也掌邦禮司馬之官以

成聖國而曰以成聖者聖功於是成也一作成禮

司寇之官以成義卿也掌邦禁詰姦隱刑暴亂而曰

成義者義主司空之官以成禮主國空土冬官卿也

節而曰以成禮者禮有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

納持納與執所以駢馬力者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

下者正六官與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

之智盡矣明分以示○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云

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

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

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甲乙丙丁戊故

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主辰辰為月子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

三主斗魁衡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

主時春夏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

音宮商角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

律黃鐘太簇姑洗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

七七主星日月火水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

十八八主風條明庶清明景涼閭闔不周廣風主蟲

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

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

陽故皆卯生齧吞者八竅而卯生禽鳥齧嚼者九竅

而胎生人獸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

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曰商

聞山書曰山書如今山海經之類地東西為緯東西橫南北為

經南北直山為積德土專川為積刑水或高者為生

陽受下者為死陰伏丘陵為牡牡川谷為牝牝蚩蚩

龜珠與月盈虛得月是故堅土之人剛堅土強弱土

之人柔弱土輕墟土之人大墟土墳沙土之人細沙

勃壤息土之人美息土埴垢土之人醜垢土鹹濕地

生固不同也周禮辨五土之物主山林其民毛而方

川澤其民黑而津丘陵其民專而長墳衍其民哲而

瘠原隰其民豐肉而多痺品氏春秋輕水所多禿與

瘦人重冰所多腫與瘳人其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

所多瘳與瘳人亦此之謂也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為

之長羽離宮火屬鳳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

毛允官金屬麟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甲介

者玄枵之獸水居陸生坎宮水屬龜者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為

之長鱗震宮木屬龍者角亢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

為之長倮一作羸倮中宮土屬也易曰乾之策二百

當期之日周天之日三百有六十凡三百六十

亦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故五方之物其為數

亦如之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為畜魚鮪不恣

不失其各為之長宜矣至於人者則萬物之靈也一

之所吐吸也心意智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
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數通體而為一
人為貴也管子曰夫人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藏
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
怒故膽為雲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以與天地相參
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公孫尼子曰人
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形體有骨肉當地之厚
也有九竅時理當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說苑凡六
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馬德盛則以為畜治平
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騭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
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
處不羣居不羸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
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
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象夙夜晨興於
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
頸魚尾鶴植駕鸞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
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
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

畫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飛鳴曰歸昌翼挾義裹抱
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
光備舉光與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為能
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千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
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
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
春秋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
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
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
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
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萃萃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
王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析象山四
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
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
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
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
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
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
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

書曰鳥獸鷓鴣鳳凰來儀此之謂也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

本命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

分於道謂之命分如分受之分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程子曰天所賦為命劉子曰民

受天地之中以形於一謂之性形著于物程子曰物

之性善一者善之謂也或曰人化於陰陽象形而發

謂之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

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是故死也也也升而魄降也故命者性之始也受命

始得為人死者生之終也有生之後有始則必有終

矣易原始反終故人始生而不具者有五焉無目不

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說苑作不故人生

及三月而微照照晴也然後有見說苑作三月達八

七月而生齒然後能食暮而生臙暮然後能行三年

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年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

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說苑十六精

化陰窮反陽變陽以陰變是以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

而齒說苑作女子七月而生

齒七歲而齒二七十有四歲而化說苑作精一陰一

陽奇偶相配陽數奇陰數偶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

此也則說苑夫天地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

而亂矣此文同然不載為孔子之言精化小通下云不

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亂

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昏姻也大無信也

賢者不精化墳盈後傷時之不可過也

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妹俟我乎城隅愛而不

見揮首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古者媒氏掌

男女自成名已上皆書年月日名馬令男三十而娶

左行地而倚數一說陰陽未生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

是合夫制婦聖人因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

不是過也遜者至於二矣男子二十而冠禮也義有為

人父之端冠者成人任為人父也女子十五許嫁許

女窮夫數也時謂婚嫁之時兩相霜降而婦功成嫁

娶者行焉季秋織事畢婦功成也而男子冰泮而

農桑起昏禮而殺去於此暇也故婚禮而殺於此殺

降殺亦止之義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此殺

之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有別而後夫婦義故必欲

審而明之夫為妻綱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
者也陽施陰受坤元乃順承天女子象之陽先陰後是
故無專制之義也制決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
從夫夫死從子此其無專制也記郊特牲婦人從夫
也者夫也夫也者言無再醮之端飲無醮之日則父
以知帥人者也母醮而命之無再醮也教令不出於閨門禮外也不事在
者婦人從一而終也無儀酒無閫外之非儀也詩閫門限也
供酒食而已在中饋遂無閫外之非儀也詩閫門限也
無儀酒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無子淫
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為其逆德也
無子者為其絕世也淫僻者為其亂族也嫉妬者為

其亂家也惡疾者為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為
其離親也竊盜者為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
無所歸也與其經更一作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
也或問婦人無子惡疾乃其不幸槩亦出之所得議此
也手而有三不去焉彼五者非三不去之所得議此
也禮者三不夫而有一非過也王翰林禕曰彼五者惡
也德之所絕於人者也此道三曰奉宗祀也絕於天者其於
也義所當絕均也妻道三曰奉宗祀也絕於天者其於
也二者人情之細也今既絕人道矣而無出可乎世有
也為不當去而欲滅七出為五出者謂野人於禮也
也而寬之允此皆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順成夫婦交
也微意也
慎慎字通順重昏姻之始也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後

故君子重之此篇前輩言載于易傳又謂家語是子
夏問於孔子者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
而子夏云云乃前所聞山書之章
而今本皆不同矣當俟再考

孔子家語卷之六

郝陽何孟春 註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問居子張子貢子游侍論及於禮記仲尼燕居

存侍縱言至於禮注退朝曰燕孔子曰居汝三人者

吾語汝以禮使汝以禮周流無不徧也隨施子貢越

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主

然心敬而違於禮則文不副實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所謂夏商尚敬其失也野是也禮貴乎恭然貌恭而違於禮則

不中禮謂之逆將恃其力而恃逆爭鬪之事起矣論

語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子曰給奪慈仁樂人以口
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也子曰給奪慈仁樂人以口
尤惡而特言之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論語也
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論語或問
惠人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為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
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爲之節文欲無過不及之差也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
而全好者與領收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游子曰郊社
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郊祀天社祭地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
也宗廟祭春禘秋嘗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饋奠
也射鄉食之禮所以仁鄉黨也皆行於鄉黨食饗之禮

所以仁賓客也

燕會以樂賓也行五禮皆曰仁者禮

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

掌而已乎

馬氏謂郊社義藏於中禘嘗禮陳於外因

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記明乎上有子曰字者記者欲顯當特

言少間而

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

門有禮故三族和也

父父子子兄弟弟夫

以之朝

廷有禮故官職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閒也

所取之利獵言所獲之物春蒐夏

以之軍旅有禮

千伍百人爲軍伍百

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

量鼎得其象

味得其時

隨四時之宜增減

樂得其節

得其式

於厚

鬼神得其饗

其類

喪紀得其哀

情文皆至

說得其黨

不失人

官得其體

其憂

政事得其施

合人情宜

俗加於身而錯措於前九衆之動得其宜

得時措子

之宜

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

曰然

記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事之治事有條理而不亂有節文故也

君子有其

事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聲

乎其何所之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所以告也張張無定向貌

譬猶終夜有

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

一作

無禮則手足無

所錯

妄動

耳目無所加

妄聽

進退揖讓無所制

無以裁制使之節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

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

講武教戰之策

軍旅武功

失其勢

行師制敵之勢王孫滿所謂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者是也

宮室失其度量

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

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

加於身而錯於前九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以祖洽

於衆也

祖始也洽合也記仲尼燕居此下子曰讓聽之云云

是故古之君子無

物而不在禮矣

即前所言見禮之不可斯須去而無乎不在也燕居篇此下入門而金作

云云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脩身而發

記射義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

禮內志定外體自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
後可以言中其難如此知此則知所以脩身矣發發
也矢射而不失正鵠者畫布為正捷皮為鵠舉其惟
賢者乎射可以觀德賢者有德行之人也內於是退
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矍地名蓋觀者如堵墻焉
言圍繞而觀射至于司馬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
之者衆也射至于司馬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
正為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延進也在將射之前
司馬按鄉射司射比衆耦
於堂西但觀者既衆庭日奔軍之將奔一作賁與亡
中不容故出延之也與為人後者言人死無子宗族
國之大夫亡國亡其與為人後者既為之後矣此人
復求為不得入入乃比耦以初在門外未入觀者既
之後也衆未有實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得
入也奔軍亡國求為人後不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
忠不孝之人惡之大者也

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公罔姓裘名之揚解而語

揚舉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解於賓與大夫儀禮古者於旅也語此是也公罔之裘

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始能耆耄好禮衰無不從流

俗潔自好脩身以俟死者守死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

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篤於好禮不變純

禮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曰期年

不有此在此位也在此位則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闕

也闕終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鄉射

鄉飲之禮立司正而朱旅司射講射則司正為司馬

三射畢司馬反為司正監旅酬也子路問與二子

之為司馬何如舉司孔子曰能用命矣奉教孔子曰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去聲也夫子因射有感而

也鄉射易易甚言其易行也由之延射於衆槩指

惡以斥之而自去者半惡者知所懲矣表之揚鱗但

舉善以留之而自去者半無善者知所讓矣點也繼

之而僅有存焉善者知所勸矣一事而讓矣點也繼

有以與化而變俗王道其不為甚易行乎射義蓋僅

鄉飲酒禮義中末知孰是或問盛德者不為媿人之

舉孔子温良恭讓於鄉黨似不能言者矍相之圃之

射不已甚乎呂與亦嘗疑焉謂不出於聖人特門人

弟子逆料聖人之意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

非聖人之所當○子貢觀於蜡也歲暮祭名記蜡索

萬物而索也釋文夏日清祀殷曰孔子曰賜也樂乎

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字林作蜡曰孔子曰賜也樂乎

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恣飲賜未知其為樂也禮儀

但見孔子曰百日之勞終年一日之樂始飲一日之

可惡勤動澤上以歲豐場工畢入而特恣之循恩澤也非爾所

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張弦弛落弦也久張則弱

文武之為治豈容久勞以憊民而久佚以縱之亦惟勞佚之適均耳已上見記雜記下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

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報

酬之以禮反故以配上帝萬物皆天之所生而人則

生之本始安可不知報之反之故郊祀其祖與天皆吾有

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天垂象日月星辰聖

人則之也則法郊所以明天道也郊祀天主日配以月

不吉以爲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

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至猶到也冬至之日短極而漸長

下大報天而主日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報天反始

也兆於南郊云云也主日者日爲衆星之宗配以月者日宗陽月宗陰

也記祭法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

其間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始郊初祭天其月子

云云是也天神其日用上辛周人始郊至之日逢辛自後循

取其新潔莫先也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以二月下辛上

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以二月下辛卜

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云云至於啓蟄之

月則又祈穀於上帝孟春之月蟄虫開戶是月郊祭

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問

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去

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

於南所以就陽位也兆分域丘園立即泰壇南方陽

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

之牛角璽粟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璽也后稷之牛唯具

取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事天神之禮必繁簡則

內心而貴敬故上帝之牛藹栗繁則外心而貴味故

后稷之牛唯其也郊特牲作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

神與人在滌也接前萬物本乎天云云牲用騂尚赤

也周尚赤也考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犢貴神也

續未也神記作則神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陶埴為
完也匏類皆器之質故以象地自然之性郊特牲
之匏於南郊就陽位也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
以象天尚赤也用於郊謂之郊公曰天子之郊其
牲用騂尚赤也用於郊謂之郊公曰天子之郊其
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
祖廟告於祖廟而行而作龜於禘宮作龜用龜以卜
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于祖為尊祖卜之日天子特
牲作王立于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君臣同
下有以教於下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
戒百姓也命即前誓命百官與祭群臣百姓助祭公
尊故申戒祭之日天子皮弁夙具視以聽祭報聽報
於太廟

之示民嚴上也嚴敬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
汜酒埽掃反鄉為田燭具燎火以弗命而聽上郊特
牲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
質裘用黑羔而黼之者被衮以象天周官王之祀天
用白狐間黑為黼文也被衮以象天內服大裘外被
龍衮被衮所以襲裘象乘素車貴其質也素車以白
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乘素車貴其質也土聖車也
也亦尚質義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
天也天子王輅建太常十有二旒太常九旗畫交龍
義設以日月法天象也服衮以臨燔柴燔燎也積柴
郊特牲作以象天也燔柴於壇加牲玉
其上也燎之使氣達於天也周官曰實柴則實牲戴
於柴而燔之也但燔柴而不實以牲則謂之燔燎戴
冕琫藻十有二旒冕制見前後方前圓玄表朱裏琫
冕琫藻十有二旒

而垂於冕以爲旒也天子衮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
十二玉王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爲次自上而下編則
又從朱起則天數也祭之以十二月而被衮以象天
此周制也則天數也祭之以十二月而被衮以象天
十有二旒則乘素車貴其質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接前天垂象聖人則之云云此篇
大段記所取載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禮至
者穀亂多矣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禮至
天禮之至重者也禮器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
鬯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祿大祿具
矣不足以饗
帝毋輕議禮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

子曰聖人之設防防脩禮以責其不犯也記曰禮之教

邪也於未形使民曰遷善制五刑而不用五刑墨劓

所以致治也下文謂有其獄而無陷刑凡夫人之爲

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靡法猶生於不足孟子無恒

之謂不足生於無度物之耗由是以上有制度則民

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管子曰衣食故雖有姦邪

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

仁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不孝蓋喪祭之禮者所

以教仁愛也父子主恩喪禮於其遠不敢忘喪祭之禮明

則民孝矣論語慎終追遠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

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下殺上曰弑易曰臣弑其

之故其所由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朝謂諸侯見

來者漸矣

諸侯使大夫來聘君臣以義合義必明則民不犯易
上有以字乎下有以承乎上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下辨則民志定矣
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

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強陵弱衆暴寡相陵生於長幼無序

而遺敬讓是惟力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

崇敬讓也鄉飲主於序齒席有上下故雖有鬪變之

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

則夫婦失義失塵聚獲雜而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

明夫婦之義也大昏人道之始迎而後行贊而後見

婦之義敬慎重正而後親男女有別而後夫明也

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

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無變不仁不義遺敬讓無別

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

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

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

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

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

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

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

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

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

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

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不
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豫塞其源豫防也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罅而
陷之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固其所也又可禁乎孟子曰民無恒
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三皇五帝之所以化

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書曰明于五

刑蓋舜所不免但聖人制刑本意不過以弼五倫之

教而已使五教既行舜倫益叙則刑自可以無用故

又曰刑期于無刑也按此與記經解未篇立論雖不

同而意緒相貫今采而附註之意者其始乃一篇而

後儒妄刪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

於大夫上猶加也周官有甸師氏而曰不上於禮不

下於庶人下猶逮也周官以禮俗馭民而曰不下於

禮曰刑不上大夫庶人者禮以治君子不為庶人設也曲禮

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

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御猶治也屬如屬

賈誼傳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

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

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

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忌不投况貴臣之近乎

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不亡戮辱是以黜

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

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乘車則下入

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

書曰明于五

刑以弼五教

以無用故

論雖不

一篇而

於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刑蓋舜所不免但聖人制刑本意不過以弼五倫之

教而已使五教既行舜倫益叙則刑自可以無用故

又曰刑期于無刑也按此與記經解未篇立論雖不

同而意緒相貫今采而附註之意者其始乃一篇而

後儒妄刪

於大夫

下於庶人

御其心

賈誼傳

而天子

廉耻節

之辜不

路馬蹴

正門則

者尊君

貌大臣

所託財

也云節

不謂之

刑以弼五教

以無用故

論雖不

一篇而

於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禮不

曰臣節未著有坐罷音軟不勝任者罷廢於事不謂

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于國之紀者不

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命不請此五者大夫既

自定有罪名矣誼傳貴大臣猶不忍斥然以正呼之

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

在五刑之域者誼傳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聞而譴發

罪聞於上而譴責發露之也誼傳作則白冠鞶纓以

聞譴何則是大夫聞上之譴問也則白冠鞶纓以

喪服也白冠盤水加劔治之也加劔當自刎也或曰殺

牲以盤水取頸血造乎闕而自請罪耳君

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

弛弛廢也自君不使人頸戾而加之也不戾其頸而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裁自君不

使人梓抑而刑殺之也梓抑持頭髮曰子大夫自取

之耳吾遇子有禮矣遇猶待也大夫已上大戴禮賈誼傳

疏同蓋皆出於此古有此制而誼疏之以告文帝戴

德集禮記取之而其弟聖又刪取其首二句禮不下

庶人刑不上大夫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罪者罪

今見於曲禮者也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罪者

得教使然也誼傳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嬰以廉耻

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非人類也故化俗定則為

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

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

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
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
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凡所謂禮不下於庶人者以
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遽忽充故不責之以備禮
也庶人不廟祭徒行無燕見君子不為容禮固不容
於責備也致堂胡氏曰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
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故
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
論以警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
殺而王安石反此義為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為下
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為上而不施其意非為化民
成俗而與教也直欲殺戮故老以制異已耳豈非邪
說害義之大者乎冉有免席免猶避也曰言則美矣未之聞也
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刑酷而至政
廢善政無所用刑政善不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
殷於刑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
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
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刑不刑也止辟刑期于無刑也化之而
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非用刑
聖
人之得已不教而殺謂之虐故聖人先教而後刑王
符論曰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明而
後幽是以王者則刑者例也例者成也記疏例壹成
是刑體而不可更一作變故君子盡心焉不可更者刑之所必
加也傳曰死者不可

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不可更之謂也人命先王所重
刑失其平不可以為國君子於刑無所苟而已矣
孔子曰古者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其刑有典而或夫
有辟而或失其情則欲明曲直言於公為訟獄必三
訊焉以記作司寇正刑明辟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禮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
三曰訊萬民訊而三所以正刑明辟以察獄也後
世死刑三覆五覆奏意本此有指無簡則不聽也有罪當殺者加
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附從輕赦從重者難
簡覈之實迹則不可聽決也附從輕赦從重者難
於出而附以罪則從輕可以出而赦其罪則從重附
從輕則不如此後世之所謂失入赦從重則不如所謂
失出矣記此下接凡作刑罰輕無赦難出之罪附必
凡制五刑云云凡制五刑云云凡制五刑云云
疑惟輕刑之可出之人赦亦有罪此所謂輕無赦也蓋
立法制刑之本意欲使人難犯也記此下刑者刑也

云凡制五刑必即天倫郵罰麗於事陳氏灝曰制斷
責也云云天倫郵罰麗於事倫理郵與尤同
責而當誅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
其罪矣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弼教在乎明倫倫莫重於君臣
原其心立其義意論而慎測之所以分別之者用以
合其權度也外悉聰明內致忠愛又有以盡其情焉
疑獄汎與眾共之汎廣眾疑赦之獄眾謂可疑則廣詢之
矣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
成之惟成獄辭治獄者責取犯史以獄成告於正史
其公也文書者正正聽之也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
士師之屬

寇聽之棘木之下棘木外朝也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

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

然後制刑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

也自下而上咸無異說而天子猶必三省而後有司

行刑者在君為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記此

下接凡作刑罰云云是故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也刑

人於市與眾棄之也命德討罪天也于朝于市所以

之爵人則天子假祖廟而拜受所得私此殷法也周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與於蜡賓在魯與為蜡祭之賓徹事畢出遊於

觀之上觀門開喟然而嘆記仲尼之嘆言偃侍曰夫

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治古與三代之英蓋

指禹湯文武周公吾未之逮也未及而有記焉記蓋

知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公以與選賢與能講

信脩睦公於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音寡孤獨廢疾者皆有

所養不任事者皆有男有分分女有歸歸化惡其棄

於地也不必藏於已有惜貨之心力惡其不出於身

也不必為已有自力之事而非是以姦謀閉而不興

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公之所謂之大同大

世之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家以傳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子孫

子私也貨則為己力則為人資人而為大人世及以

為禮大人天子而下有封爵者父子城郭溝池以為

固外城曰郭禮義以為紀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

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皆禮義以賢

勇知以勇知以功為己以為己故謀是用作而兵由

此起私之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

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

有過刑仁講讓著明也考成示民有常常道如有不由

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為殃眾殃咎之是謂小康小小

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禮本於天之道

文以治人之情禮順乎人之情而故失之者死得之

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詩鄘風是故禮必本於天敬效於地敬效也易上天

辨上下定民志列其鬼神禮制於明而可行於幽達

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數者皆生人所重之事非禮

射御此禮之大本也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大道之行上下自然有禮今大道既

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三代

已記此下言偃復問曰言偃曰今之在位者莫知有

遠矣周道又為幽厲傷之二王周無道君吾舍魯何適矣周公之國夫魯

之郊及禘皆非禮也皆非諸侯之所得行周公其

已衰矣周公制禮而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後宋

祀宋得守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禮也二王所

而行之

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周公相成王而揖其政與

把宋明矣夫子於此不正言其失而但曰同是禮也

前已言非禮矣春秋意但曰魯之有天子禮樂乃周

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嘗請郊廟之禮於天

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

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乎王以下乎然則此

所稱天子之云非成王也周尚書洪謨曰詩魯頌閟

宮傳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復

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按閟宮之第三章首言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言成王

命魯公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

人稱羨信公郊祀之事切非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

漢儒讀詩不得其義乃妄造明堂位之說謂成王以

禮樂是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

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程子謂周公之功周大

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張子亦謂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

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以今考之蓋不然昔成王

命君味以保釐東郊而拳拳戒以導周公之猷訓及

命伯禽豈先自廢周公之猷訓哉且周公制禮以教

萬世而身歿之後成王即壞其法導人臣以僭用天

子禮樂其向以令於天下藉使以重禮報周公則但

當行之於周公之廟而郊以祀天大雪以祀上帝者

於報周公無預則亦何以兼舉而併賜之按左傳隱

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

初獻六羽若魯之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公自

當知之又何以問於衆仲春秋書初獻云者見周室

既衰禮壞樂崩而至比始能用六佾之舞但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以開階竊之源其後歷世諸侯階天子大夫階諸侯其源蓋出於此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大雩之階始於桓二年書曰於桓二年書曰始於僖自伯禽而下凡十八世皆未有郊祀樂歌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祀之事而始階於僖者亦可知矣自是而後魯之郊禘率用天子禮樂其流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而周公所制之禮蕩然廢矣漢儒不達魯頌春秋之義而妄行其說以誣聖經惑亂後學千載之下不察其非而反信之亦獨何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但非魯而不非成王也以武王之聖作大武之樂孔子猶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使魯郊禘果出於成王之賜則壞禮敗度莫此為甚孔子安得不非之而但非魯哉或謂魯惠公之世請郊于周天子命史角姓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苟如是惠公既用八佾之舞而隱公降用六佾則是隱公知諸侯不可階天子之禮又何以仲子而階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宗夫人之禮哉其說非是

廟上下皆奉其典典常禮而祝嘏凡祭祝於始也莫敢易其常法法記古是謂大嘉嘉祥也記作假夫禮有典周以賜而魯受之也其非可知知記此下祝嘏辭說云云夫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能記作耐耐讀若能非意之謂非私意為也必知其情辟闕於其義其義開也所以然明於其利達於其患明達之以其利與患之所在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人所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皆事物當然人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義未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求利未得故聖人之所以治

七情脩十義脩明也上所謂以治人之講信脩睦與情也治情所以脩義也

利尚慈讓去爭奪除人舍禮何以治之情與義人之所同具者惟

有禮以治情則義以脩而成利無禮以治情則義不勝利而生患矣此禮之所以為重歟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

者心之大端也七情自心而發總而人藏其心不可

測度大洛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現其色也藏而未

惡未動美時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使發動時欲惡

得其正有美而無惡非此禮不可故人者其天地之

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天以陰陽五

而人得其秀而最靈者天地之德如言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身莫非陰陽陰陽交會屈伸往來謂之鬼神

五行之氣即是陰陽分屬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獨得其秀所以異於物也然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豈可不

知禮以故天秉陽垂日星輕清上積地秉陰載於山

川重濁下凝而成播五行於四時五行一陰陽也分

王夏金玉其秋水王冬和四氣而後月生四氣四時之

月生也四氣溫然後燠燠然後涼涼然後寒寒然後

後溫不朝炎而暮凜是謂和也和四氣必應四時而

後十二月成也月之成者歲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

缺三五月終矣上言十二月而歲成此言三十日

而月成也記此下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未分而

有五行之動云云為天地有定轉而為陰陽動靜變而為四時消息列

而為鬼神屈伸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命於人曰降

官人受天命與禮俱生禮固所當奉而行之者也此
原禮之所由生也上言天地四時為禮言也故此即
以大一天地四時鬼神言之其降曰命則所謂五行
之秀禮自天所有者聖人制禮以治人情固非自外
鑠我者也記此下夫故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
禮必本於天云云
人情上言人情義舍禮何以治之既反復推究三
情者故申言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聖人治人情猶
之以起下文
脩禮以耕之使受教陳義以種之必施得講學以耨
之又常去其本仁以聚之生理遂播樂以安之菽粟
禮不可厭也記此下有故是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耨而
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
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

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耨而弗食也
此又反譬以明上治人情之義易治人
情曰治國者又以所治之國之人言之安之以樂而
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
肥也脩身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齊大臣法
公奉小臣廉守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國天子
以德為車以樂為御居有節諸侯以禮相與字小大
夫以法相序不偏下士以信相考父要百姓以睦相
守有無天下之肥也平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
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聖人治人情至此人情既美
患去利興上所謂天下國家
可得而正者大順之謂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俱無
感矣記此下有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云云已上記禮

運篇為詳朱子曰禮運不是聖人書胡
仲云是子游作以前有言偃問辭想然耳

孔子家語卷之六終

